

## Chapter 1

破晓了，天色阴沉沉的。云压得低低的，空气中弥漫着生冷的气息，预示着一场大雪的到来。一位女仆走进房间拉开窗帘，房间里面一个孩子正在熟睡。她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对面有门廊的灰泥屋子，然后走到孩子的床边。

“醒一醒，菲利普。”她说。

她掀开被子，把孩子抱在怀里走下楼梯。孩子还是半梦半醒的状态。

“你妈妈想见你。”她说。

她打开楼下的一间房门，把孩子递给一位躺在床上的女人，那正是孩子的母亲。那位女人伸开双臂接过孩子，孩子蜷缩在她的身边。孩子并没有问为什么叫醒他。那位女人亲吻了孩子的眼睛，并用她纤细瘦弱的小手伸进他白色的法兰绒睡衣抚摸着温暖的身体。她把孩子抱得更紧了。

“你困了吗，宝贝儿？”她问道。

她的声音太微弱了，以至于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孩子并没有回答，而是惬意地微笑了起来。能躺在如此大而温暖的床上，又有这温暖的胳膊环绕着他，他感到十分开心。孩子努力地蜷成一团，紧紧依偎着母亲，睡眼蒙眬地吻了吻她。不一会儿他就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甜甜的梦乡。医生则走了过来站在床边。

“哦不！别夺走他！”她呻吟起来。

医生并没有回答她，只是严厉地看着她。知道医生不会允许她再把孩子留在身边多久，她又一次亲吻了他。然后她从头起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身体，直到她的双手来到孩子的脚边。她把孩子的右脚放在手中，感受着他那小巧的五指，然后又轻轻地换到左脚。她啜泣了一声。

“怎么啦？”医生问道，“你累了？”

她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来，泪水从她的脸颊滚落。医生弯下身子。

“让我来抱他吧。”

她太虚弱了根本无法违逆医生的意愿，于是只能让医生抱走孩子。医生把孩子递给了保姆。

“你最好把他放回到他自己的床上。”

“是的，先生。”

还在熟睡中的男孩儿就这么被抱走了。他的母亲现在心碎地抽泣着。

“他以后会遭遇什么呢，我可怜的孩子！”

产褥护士努力想要让她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她哭得筋疲力尽，渐渐地停下了哭泣。医生走到了房间另一头的一个桌子前，桌子上有一个被毛巾盖住的死婴。他揭开了毛巾看了看。虽然他的身影被一块屏风挡住了，那位夫人还是猜出了他在做什么。

“那是一个男孩还是女孩？”她轻轻地问产褥护士。

“也是个男孩。”

那位夫人没有再回答。不一会儿，孩子的保姆回来了，她走近床。

“菲利普少爷没有醒过来。”她说。

一阵沉默，然后医生给病人又诊了次脉。

“我想现在也没什么我要做的事情了，”他说，“我吃过早饭再过来看看。”

“我来带您出去吧先生。”保姆说道。

他们沉默地走下了楼梯。医生在大厅里停了下来。

“你们已经去请了凯利夫人丈夫的哥哥了，对吧？”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到吗？”

“不，先生，我正在等他的电报。”

“那个小男孩怎么办？我觉得最好不要让他在这儿的好。”

“沃特金小姐说她愿意照顾他，先生。”

“她是谁？”

“她是孩子的教母，先生。您觉得凯利夫人能熬过去吗？”

医生摇了摇头。

## Chapter 2

一周之后。菲利普正坐在沃特金小姐位于翁斯洛花园的房子的客厅地板上玩耍。他一直是家里的唯一的孩子，所以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自娱自乐。房间里到处都是厚实的家具，每一张沙发上都摆了三个大垫子。每一把手扶椅上也都有一个垫子。菲利普把这些垫子都搬过来，又借助那几张容易搬动的雕花镀金的靠椅，搭成了一个精巧的小洞穴。

他躲在那个洞里，这样就可以避开那些躲在窗帘后面鬼鬼祟祟探头探脑的印第安人了。他把耳朵贴近地板听着一群群水牛跑过草甸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听见门打开的声音，于是他屏住呼吸，希望他可以侥幸地不被发现。但是一只手粗暴地把他拎了出来，垫子也都滑了下来。

“你这个淘气鬼，沃特金小姐一定要生你的气了！”

“你好呀，艾玛！”他说。

保姆弯下身子吻了吻他，接着又把垫子抖了抖干净，然后放回原处。

“我是要回家了吗？”菲利普问。

“对，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你穿了件新的连衣裙呢。”

这是 1885 年，她穿着一件裙撑。她的裙子是黑色天鹅绒的，窄袖溜肩，裙子上镶嵌着三个大的荷叶边。她戴着一顶有天鹅绒饰带的黑色无边女帽。她犹豫起来。她原本以为菲利普会问关于他母亲的问题，可是他压根没有提起，原本准备好的答案这时候居然无从出口了。

“你不准备问一问你的妈妈身体如何吗？”最后她终于忍不住说。

“啊，我忘了。妈妈身体如何？”

现在她准备好了。

“你妈妈很好很快乐。”

“噢，我真开心。”

“你妈妈已经去了，你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菲利普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见不到她了？”

“你妈妈现在在天堂里了。”

她开始哭起来。虽然菲利普并不是很明白，却也哭了起来。艾玛是一个很高的女人，有一副大骨架和一头金发，长得粗眉大眼的。她来自德文郡，尽管在伦敦做了这么多年的保姆，却还是没有改掉德文郡的口音。眼泪让她更加伤心了，她紧紧地把小男孩抱在她的心口。想到这个孩子被剥夺了世界上唯一的纯粹无私的爱，她的心头就升起一股隐隐的怜悯。想到他就要被交给陌生人抚养简直太残忍可怕了。但是过了不多一会儿她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你的大伯威廉正等着见你呢。”她说，“去和沃特金小姐告别，然后我们就回家。”

“我不想去告别嘛。”小男孩回答，本能地不想让人看见他的眼泪。

“那好吧，去楼上拿上你的帽子。”

他去取帽子了，下来的时候艾玛已经在大厅等着他了。他听见客厅后面的书房里有人在说话。他停了下来。他知道那是沃特金小姐正在和她的姐妹们说话。对于这个九岁的孩子来说，他觉得要是现在他进书房去沃特金小姐她们会为他伤心的。”

“我觉得我还是进去和沃特金小姐告别一下吧。”

“我也觉得你应该去。”艾玛回答。

“进去告诉她们我来了。”他说。

他想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艾玛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去，他听见她说话。

“小姐，菲利普少爷想要和您告别。”

谈话声戛然而止。一片寂静中，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亨利埃塔·沃特金是一位有着红润脸色和一头染过的头发的胖胖的女人。在那个时候染头发会招来各种议论，菲利普在家里就听见了许多关于他的教母改变头发颜色的闲话。她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那位姐姐已经风烛残年，打算安心养老了。还有两位菲利普不认识的太太正在这儿做客，这会儿她们正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我可怜的孩子。”沃特金小姐说着，张开了她的双臂。

她开始哭起来了。菲利普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刚刚她没有在家里吃午餐，还有为什么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裙子。她都说不出口来了。

“我要回家了。”菲利普最后这么说。

他从沃特金小姐的怀中挣脱出来，沃特金小姐又一次吻了吻他。然后他走向沃特金小姐的姐姐也和她说了再见。其中一个陌生的太太问她可不可以亲吻他，他郑重地表示可以。虽然他还在哭，但是他对于由于他而引起的这伤感气氛表示很满意。他倒是希望能再多待一会儿好让大家继续关心他，不过他又觉得大家巴不得他赶紧走，所以他便说艾玛在外面等着他。然后他走出了房间。艾玛去楼下和地下室里面的一位朋友说话了，于是他便在上面等着她。他听见亨利埃克·沃特金的声音。

“他的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根本无法想象她就这么去世了。”

“你真不应该去参加她的葬礼的，亨利埃克，”她的姐姐说，“我知道你去了一定会难受的。”

然后一位陌生的太太开口说：

“可怜的小男孩，想到他现在在世上只有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好可怕，我见他走路还有些跛脚呢。”

“是的，他生下来就有一只脚畸形，他妈妈为了这个可伤心了呢。”

这个时候艾玛回来了。他们叫了一辆双轮马车，艾玛告诉了车夫他们要去的目的地。

### Chapter 3

他们到达了凯利夫人去世的那栋房子——这栋房子位于肯辛顿区的诺丁·希尔门与高街之间的一条寂静的大街上——艾玛领着菲利普进了客厅。菲利普的大伯正在给那些送花圈的人写感谢信。有一只花圈送迟了，没赶上葬礼，就这么随着包装盒原封不动地被放在大厅的桌子上。

“这位就是菲利普少爷。”艾玛说道。

——凯利先生慢慢地站起来和小男孩握了握手。然后转念一想他又弯下腰吻了吻小男孩的额头。凯利先生不高，比平均身高还矮一些，还有点儿发福。他故意留着长发，想要遮住他的秃顶。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他长得很端正，很容易让人想象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个帅小伙。他的表带上还挂着一个金十字架。

“现在开始你要和我一起生活啦，菲利普。”凯利先生说，“你愿意吗？”

两年前菲利普出水痘的时候曾经被送去和这位教区牧师一起生活过，不过现在他只记得他们家的那个阁楼和那个大花园，对于他的

这位伯父和伯母却没有什麼记忆了。

“我愿意。”

“你就把我和你的路易莎伯母当成你的爸爸妈妈一样。”

菲利普的嘴唇动了动，他有点儿脸红，但是最终没有接话。

“你亲爱的妈妈把你托付给我了。”

凯利先生并不善于表达自己。当他听到他的弟媳快不行的消息的时候他立刻就从伦敦动身了，但是在路上他却一直在想弟媳去世之后他就必须承担起照顾她儿子的责任，这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困扰。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和他的妻子已经结婚三十年了，不过他们并没有孩子。他从来就不期待着有一个孩子的天伦之乐，特别是小孩子，很可能很淘气很难搞。

并且对于这个弟媳他也没有太多的好感。

“我明天将会带你去布莱克斯特堡。”他说。

“和艾玛一起吗？”

菲利普把自己的小手伸进艾玛的手中，艾玛握了握他的手。

“恐怕艾玛不能和你一起走了。”凯利先生说。

“但是我希望艾玛能和我一起走。”

菲利普哇地哭了起来，保姆也跟着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凯利先生手足无措地看着他们。

“我觉得你最好让我和菲利普少爷单独待一会儿。”

“是，先生。”

虽然菲利普紧紧地抓住她，她还是轻轻地挣脱开了去。凯利先生把小男孩抱在他的膝盖上，双手环绕着他。

“你不可以哭哦，”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保姆了。我

们该考虑把你送到学校啦。”

“我想要艾玛和我一起走嘛。”小男孩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话。

“那花销太大了，菲利普。你父亲本来就没有留下太多钱，现在更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你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分花出去的钱。”

前一天凯利先生已经拜访过了菲利普的家庭律师。菲利普的父亲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在医院里身兼数职，可以看出他在医界还是有点儿声望的。可是他父亲突然因为败血症去世后只给他们孤儿寡母留下了人寿保险金和布鲁顿街上房子的租金，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了。凯利先生对于这一点感到很惊讶。这件事情发生在六个月前，那个时候凯利夫人已经病入膏肓，又怀着孩子，丈夫一死就失去了主心骨，于是当有人提出租那个房子的时候她立刻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她把自己的家具储藏起来，然后又以凯利先生看起来高得离谱的价格租了另外一幢带家具的房子，租期一年，以便于孩子出生前她都不被打扰。但是她从来不善于理财，而且她花钱也不考虑已经遭遇变故的环境。钱就这么一点点地从指缝中溜走，于是现在，在付完了所有的花销之后，留给这个小男孩的只有 2000 英镑，而他要靠着这么点儿钱一直到他长大成人自食其力。但是向菲利普这么小的孩子解释这一切简直不可能，何况他还在抽泣。

“你还是去找艾玛吧。”凯利先生说道，他感觉现在没有人比她更能安慰菲利普了。

菲利普一句话也没说就从他大伯的膝盖上滑了下来，凯利先生叫住了他。

“我们明天就必须动身，因为这周六我得为我的布道做准备，所以你要告诉艾玛今天就得把你的东西收拾准备好。你可以带上所有的

玩具。如果你想要留下什么纪念你的爸爸妈妈就一个人留下一件物品。剩下来别的东西都要变卖掉了。”

孩子溜出了房间。凯利先生并不习惯工作，于是他又满腹牢骚地继续写那些感谢信。桌子的一侧摆着一大叠账单，就是这些让他怒火中烧。其中有一张账单特别荒谬。凯利太太刚去世，艾玛就向花商定了大批的白花装饰凯利太太去世的房间。这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浪费钱！这样的保姆即使没有经济压力他也会解雇她的。

但是菲利普却立刻跑向艾玛，把脸埋在她的怀中，哭得肝肠寸断。她则细声细语地安慰他——她几乎把菲利普当成她的亲生儿子一样，她从他才一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了。她向菲利普保证她会经常去看他，并且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她向他描述他将要去的国家的风土人情，也向他描述她自己的家乡德文郡——她的父亲在通向艾克赛特（德文郡首都）的高速公路上设置了一个收税关卡，还有猪圈里的猪，以及那头刚刚生了一个小牛犊的奶牛——直到菲利普忘记了眼泪停止了哭泣并且对即将到来的旅行兴奋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把他放下来，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菲利普帮着她一起把他的衣服在床上展开收拾起来。她打发菲利普去幼儿室收拾他的玩具，很快他就忘记了悲伤自己玩开了。

不过最后他厌倦了一个人待着又跑回了卧室，艾玛正在卧室里把他所有的物件打包放进一个大的锡纸盒子。他记起来凯利先生说 he 应该带走一些能帮他纪念父母的物品，于是他告诉了艾玛并问她 he 应该带些什么走。

“你最好去客厅看看你喜欢什么。”

“威廉伯伯在那儿呢。”

“没关系，它们现在属于你了。”

菲利普慢慢走下楼梯，他发现门是开着的。凯利先生已经离开了房间。菲利普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步。他们在这间屋子待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他几乎找不到任何能引起他的兴趣的物品。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陌生人的房间，菲利普找不到任何触动他的东西。但是他很清楚哪些是他妈妈的东西哪些属于房东。过了不久他的目光锁定了一个闹钟，他曾经听他妈妈说过她很喜欢那个闹钟。带着这个闹钟他闷闷不乐地又走上了楼。他在他妈妈的卧室外面停了下来，竖起耳朵听着。虽然并没有人告诉他不要进去，他却感觉他不应该进去。他有一点儿害怕，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但是一股神秘的力量蛊惑着他扭动门把手。他轻轻地转开把手，仿佛害怕别人听见似的，慢慢地推开了门。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才有勇气进去。他现在不害怕了，但是感觉很陌生。他关上了身后的门。百叶窗帘是关着的，房间在一月午后清冷的日光中显得十分昏暗。梳妆台上放着凯利夫人的手镜和头刷，旁边的托盘里面放着发夹。壁炉架上摆着一张他自己的照片，还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过去他常趁着妈妈不在里面的时候溜进来，可是现在这个房间看起来却是那么的不同。那些椅子看起来还真是有些儿怪异。床是铺好的，仿佛晚上还有人要在上面睡觉，枕头上一个箱子里面放着一件睡衣。

菲利普打开一个挂满了裙子的衣橱，他一脚跨了进去，尽可能多地抱住那些裙子，把自己的脸埋在里面。它们还留着妈妈的味道。然后他又拖出了抽屉，里面摆满了妈妈的东西。他静静地看着它们：那些亚麻布中间夹着几只薰衣草香袋，味道还是令人愉快的新鲜。房间里的怪异感消失了，他觉得他的妈妈只是出去散步了。她似乎一会儿

就会回到房里，然后上楼去幼儿室和他一起喝下午茶。他仿佛感觉到了她亲吻他的唇。

说他再也见不到他妈妈了，这是错误的。这怎么可能呢？他爬上床把头埋到枕头下面。他静静地躺在那儿。

## Chapter 4

菲利普含着眼泪和艾玛分别了，不过过去往布莱克斯特堡的旅程很有趣，逗乐了他，于是等到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已经很听话并且兴致很高了。布莱克斯特堡离伦敦六十英里远。把行李扔给搬运工，凯利先生就带着菲利普往他的教区牧师公馆走去。他们走了五分钟左右，当他们到达那间公馆的时候，菲利普才猛然回忆起了那扇大门。那扇门是红色的，外面竖着五根栅栏；门上的铰链很活络，可以前后来回地转动，甚至可以拉着铰链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晃动，当然这是不被允许的。他们穿过花园走向前门。这扇门是专门给客人用的，或者在星期天和一些重要场合才会开启，比如说牧师出发去伦敦或者从伦敦回来的时候。家里的人平时都用边门，还有一扇后门专门为园艺工人、乞丐和流浪汉准备的。这是一栋红顶黄砖的房子，房子很大，建于 25 年前，是完完全全的基督教会式的风格。房子的前门是仿照教堂的拱门建造的，而客厅的窗户则是哥特式的。

凯利夫人知道他们搭乘哪一列车来的，她已经等在客厅了，她注意听着门铃的声音。所以门铃一响，她就开了门。

“这就是你路易莎伯母，”看见凯利夫人走出来，凯利先生这么对菲利普说，“去给她一个吻。”

于是菲利普就跑了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凯利夫人是一位矮小瘦瘪的女人，和她的丈夫一般大，但是脸上却布满了很深的皱纹，看起来和她的年纪并不相符。她还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她的头发还是按照她年轻的时候流行的样式用发卷卷着。她穿了一件黑裙子，身上唯一的装饰物就是一条金链子，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她有些腼腆，说起话来细声细语的。

“你们是走过来的吗，威廉？”她一边亲吻着她的丈夫，一边略带责备地问道。

“喔，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回答道，瞥了一眼他的侄子。

“走了这么一路会不会很疼，菲利普？”她问孩子。

“不疼，我一直都是走路的。”

菲利普对他们这样的对话感到有点儿意外。路易莎伯母招呼他进去，于是他们就走进了前厅。前厅铺着红色与黄色的瓷砖，上面交替印着希腊正十字架和主耶稣的画像。前厅的尽头有一道宏伟壮丽的楼梯通向外面。它是由松木做的，上面刷了漆，散发着一股异香，这道楼梯是用当年教堂装新座椅的时候留下来的大量木材制成的。楼梯的栏杆上还刻着福音四使徒的寓意图案。

“我已经让人把炉子生了火，想着你长途跋涉之后可能会感到冷。”凯利太太说。

那是一个位于前厅的大黑火炉，一般只有天气非常冷或者牧师得了感冒的时候才会被点着。凯利夫人受凉感冒了是舍不得点这个炉子的。煤实在太贵了。并且女仆玛丽安也不喜欢在屋子里到处生火。如

果他们真想把屋子里每个炉子点着非要再另请一个女仆不可呢。冬天冷的时候凯利夫妇就窝在餐厅里面，餐厅里面的那一个炉子就足够了。到了夏天他们懒得挪窝，于是起居室反而凯利先生每周日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才会用了。不过每周六他都会在书房点一个炉子，因为他要在那儿写他的布道文。

路易莎伯母领着菲利普上楼去看他的卧室。这个卧室很小，可以看见外面的车道。窗子的前面抵着一棵大树，菲利普记得这棵树，因为它的枝干很低可以爬得很高。

“小孩子就睡小房间啦，”凯利夫人说，“你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吧？”

“噢，不害怕的。”

两年前他来牧师公馆的时候是带着保姆艾玛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凯利夫人几乎和他没什么交流。她不确定地看着他。

“你可以自己洗手吗？还是我来帮你洗？”

“我可以自己洗手的！”他坚定地回答。

“那好，你下来喝茶的时候我要检查的哦。”凯利夫人说。

她对这个孩子一无所知。当定下来菲利普将会来布莱克斯特堡的时候她想了好多。想她该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她倒是很想尽一下长辈的义务照顾他，可是现在孩子就在面前，她发现她面对他很羞涩，就像孩子在她面前一样羞涩。她希望他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因为她的丈夫并不喜欢调皮的孩子。凯利夫人找了个借口把菲利普一个人留在了房间，可是不一会儿她又回来敲门；她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问菲利普一个人能不能倒水。然后她下楼拉了铃，吩咐仆人上茶点。

餐厅很大，并且结构比例匀称，两边都有窗户，上面挂着红色棱

纹平布做的窗帘；餐厅的中间放着一张大桌子，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显眼的桃花心木的餐具橱，上面嵌着一面镜子。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架脚踏式风琴。壁炉的两边各有一张椅子，上面都有皮质的标签，并且都套着椅罩。其中一张有扶手的被称为“丈夫椅”，而另一张没有扶手的则被称为“老婆椅”。凯利夫人从来不坐在那张椅子上：她称她更愿意坐一张不那么舒服的椅子，因为她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是她的座椅有扶手，她就会因为太舒适而不想起身。

菲利普进屋的时候凯利先生正在生火，他指给他的侄子看两根拨火铁棒。其中一根又大又亮，漆还是新的没有用过的叫作“牧师”；而另一根小的明显已经拨过很多炉子的他管它叫“副牧师”。

“我们还在等什么？”凯利先生问。

“我让玛丽安去给你做个鸡蛋。我猜你走了这么长路一定很饿。”

凯利夫人觉得从伦敦来布莱克斯特堡的旅程一定十分疲倦。她自己很少旅行。因为他们一年的薪水只有三百英镑，而当她的丈夫想要有一个假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让两个人都去度假，所以一般都是凯利先生一个人出去。他非常喜欢全国基督教大会，所以他总是设法一年去一次伦敦。他还去过一次巴黎去看展览，还去瑞士旅行过两三次。玛丽安把鸡蛋端了进来，于是他们坐下来。椅子对菲利普而言太矮了，凯利先生和他的夫人一时都有些手足无措。

“我去拿些书给他垫着好了。”玛丽安说。

她从那架脚踏式风琴的顶端拿出牧师经常用来祷告的《圣经》和《祷告书》放在菲利普的椅子上。

“哦，威廉，他不能坐在《圣经》上！”凯利夫人惊讶地叫起来，“你就不能去书房拿几本书出来吗？”

凯利先生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一小会儿。

“我觉得如果你把《祷告书》放在圣经的上面这次就算了，玛丽安，”他说，“《祷告书》是我们这样的凡人写的，没有什么神圣的问题。”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呢，威廉。”路易莎伯母说。

菲利普就在书上面坐了下来。牧师做过了祷告，把鸡蛋的一头切了下来。

“拿着，”他说，把切下来的鸡蛋递给菲利普，“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块吃了。”

菲利普其实更希望能够有一整个鸡蛋，可是他们没有为他准备，只能给什么吃什么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鸡下蛋的情况如何？”牧师问。

“哎哟，一点儿也不好，一天就一两个鸡蛋。”

“你觉得那块鸡蛋尝起来如何，菲利普？”他的大伯问。

“很好吃，谢谢您。”

“星期天下午你可以再得到一块。”

凯利先生在每周日喝下午茶的时候总会吃一个水煮蛋，这样在教堂主持当天的晚祷的时候才有精力。

## Chapter 5

慢慢地菲利普开始了解了和他每天一起生活的人们，通过人们的只言片语（当然其中一些并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他也了解了不少人们对他去世的双亲以及他自己的看法。菲利普的父亲比这位布莱克斯特堡教区的牧师年轻不少。他在圣卢克医院工作时表现出色，很快便成了医院的核心成员之一，薪水十分可观。但是他花钱也大手大脚的没什么节制。牧师重修教堂的时候有向他的兄弟募捐过，他一出手就是几百英镑，着实让牧师大吃一惊。凯利先生一向节俭惯了，当然也是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接到钱时心里简直百感交集。他有点儿嫉妒他的兄弟能够出手这么大方，又为他的教堂募集到这么多钱高兴，同时还有一点儿生气，因为他觉得他的兄弟出手如此阔绰有炫耀的意思。不久亨利·凯利同他的一位病人结婚了。那是位很漂亮的姑娘，但是一贫如洗，是一个孤儿，几乎没有什么近亲，不过家庭出身还是不错的。婚礼来了很多好朋友。牧师在去伦敦时候倒拜访过她几次，不过总是很拘谨。他面对她的时候总是感到很羞涩，并且在内心深处他挺反感她那过于显眼的美貌：她打扮得太过华丽，根本不像一个兢兢业业的外科医师的妻子应该有的样子；还有她房间那些精美的家具，并且大冬天的她都要伺弄鲜花，无一不显示着她的奢侈。这些都是牧师所憎恶的。他还听她提起要设宴款待他，正如他之后回家和老伴说的